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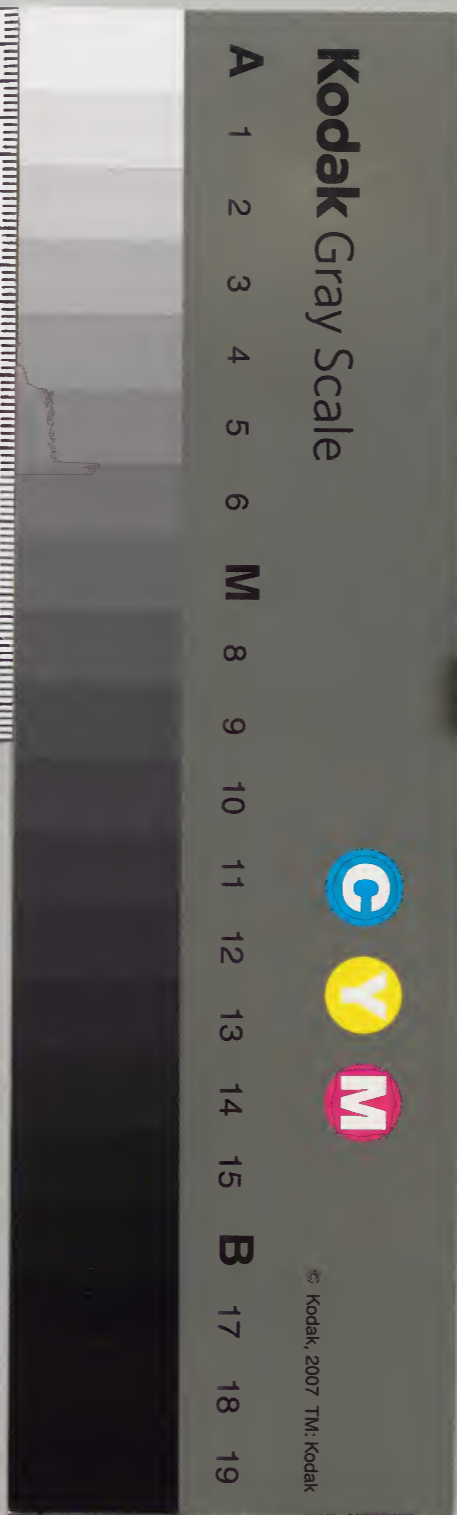
仙葉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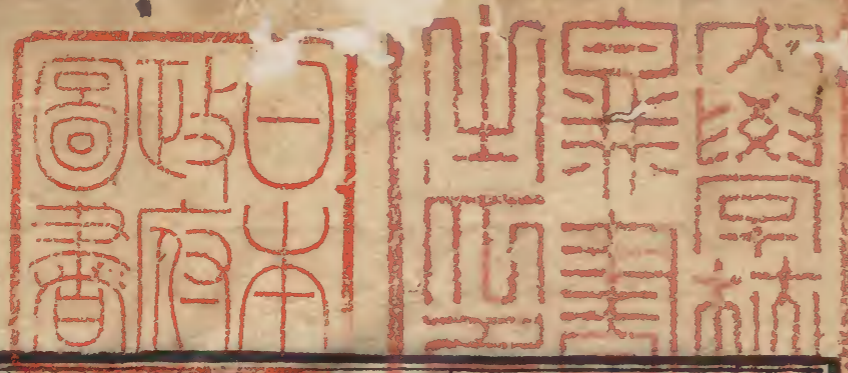
A.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20650
冊數	3 ( 3 )
函號	205 85

内閣文庫			
函	架	冊	號
三	五	三	〇
五	三	〇	〇
和書		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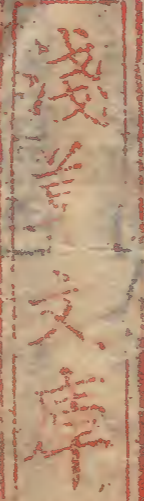


仙巢稿卷之下

小子玄方集

讚類

出山釋迦像



雪山頂上端坐六霜星暈活眼雷翰饑腸分身百億

遍象不藏唵長憶江南三月裏鵬鵠啼處百花香

古德云如來有密語迦葉不覆藏會麼松風說法雪上

更加霜咄

初祖

韋單傳箭麤郭然弓唵太平無日不春風

皮肉骨髓分與他人野狐窟裏空藏半身

既濟未濟一葦漂波老狐尾濕疑團解麼

山



數尺普通雪山川人迹滅西來路不分兩脚投狐穴  
分張皮髓躍熊耳峯弟子立雪認野狐蹤  
誑惑衆生這老狐精片岡少室兩地同坑  
一笠八裂凌普通雪試脫却看眼裏着骨  
東震初祖西乾老胡還會不立文字底麼  
鐵壁更無者也之乎  
除却赤鬚一物亦無直指曲指心何在  
十指交錯半身現成這裏有西來意麼繪月者不繪其  
明胡鬚本赤這个何黑東土西天賢賢易色  
看他鬚鬚翁失却九年弓弟子挽無臂落何人手中把  
九年弓矢射落神光臂聞無忍痛聲郎是西來意普通

着笠像

雪飛寒透胞衣汝脫却去知九年非咄

去香趾國惑亂異域少林片岡騎賊馬追賊

郭然無聖蝦蟆蚯蚓以之爲極則達磨一宗掃地盡

三教吸酢圖

這个老子宣尼牟尼設教異口恐酸同眉三郎一味辨

得者誰 桃紅李白薔薇紫問着春風摠不知

靈昭女

皎齒綠眉賣却籠籠諸漏已盡還吾價來

神農

三皇中第二其相與人異百草自逢之分君臣佐使

管丞相

對馬嶋王求



紫府何曾階紫宸仰高大自在天神三千剎象梅花面  
北野風同西海濱

松逖梅飛詩好述讒諛得志入西州腰間帶劍不無意  
欲割謫居千里愁佩劍像洛人求

腰箭手弓辭帝宸去亡守屋息邊塵雄功美貌以誰比  
漢室張良似婦人聖德太子

福祿壽星

天降南極星巨宋現其形渠道須史事松根千歲苓  
大宋國陳縣傍此老出自那方奏之帝召上床賜以酒  
累十觴未到醉何得狂詔繪像幅而張身兼首孰尤長  
福與祿全無量其壽筭誰敢當幾回見海變桑

太空冥冥福祿壽星下降巨宋國土安寧

扇面茄子

垣裏紫膨膨扇中誰畫成開之先退暑銀粟與冰清  
書便面

人人錯認定盤星螻蛄春秋龜鶴齡此老平生醃黑豆  
虛空紙上看何經

題氏負公扇面

圓相中有人丸像

昔南泉歸宗麻谷同去拜忠國師蓋為道者乎時南泉  
畫一圓相於地上有一人坐其中今此人丸不啻圓相  
坐抑又證道以卅一字和歌則似僧有鬢似俗無塵者  
豈有愧三子者乎



應負喜公求書扇上

解簑有酒家一笠一生涯別浦欲移棹只疑無岸花  
便面

一握清風吹縞衣令威去後著鞭稀不知仙鶴祇能大  
千歲光陰載得飛

許由洗耳潁川涯巢父牽牛歸去來獨有木公師跡否  
世間揖讓不曾知

扇面

許由洗耳巢父牽牛曰傍有松樹應豐州木上宗閑

一兩枝梅竹數莖雪中共理歲寒盟青松何事獨違約

試問幽禽凍不聲

扇面

雪竹寒梅傍有鳥

架上神鷹待一呼飛禽見影入荒蕪解條遊獵日何日

黃落山川青草枯

贊白鷹

遠寺鐘聲荅晚潮歸舟輕颺影搖搖擔頭欲帶後山雨  
僕逐主人趨過橋

古軸

扇面

王子去求仙丹成入九天山中方七月世上幾千年

白地扇面

此白地扇裁成者誰若與吳破似藏西施

書金扇

黃落山川金風永扇活瞿曇面墮一色邊

銀扇

扇匠不曾勞盡工縮銀世界置其中炎天莫道梅花菜



杵絮顛狂一握風

愚者無知賢者知古來天道有盈虧誨人不倦圖歌器

應是盡工遺尔師 歌器圖

配帙并修造上樑銘

新歲奉祈尔目錄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轉讀 若干部

觀音普門品經諷誦 若干部

大佛頂首楞嚴神咒諷誦 若干返

大悲圓滿無碍神咒諷誦 若干返

消災妙吉祥神咒諷誦 若干返

右所禱者 天清地寧 風調雨順

大檀越 本命元辰當年福祿壽星

一年成居二年成邑 懷惠移家

千萬買宅百萬買隣 勦力有國

振筆頭辯 呈羅圖祥

三寶證明 諸天洞鑑

天正第五丁丑王正吉辰 安國山住持比丘

新年所禱之經咒綱目

大般若理趣分 圓滿神咒 消災神咒

右所禱尔 比吾老彭 致君堯舜

大檀越 本命元辰當年福祿壽星

硯磨龍尾書立春摩訶吉祥陣屯魚鱗憑放光般若



智方 爰逢亂世式祝新正

三賢證明 諸天洞鑑

對馬嶋自木大明神祠堂上棟之日修造至宗權介  
智就乞銘於遺臭老人作偈代其銘云

南無自木大明神元是宗家骨肉親本地風光垂跡境  
朝朝海底起紅塵

慶長第六霜辛丑季春吉日誌焉

八幡宮上棟銘

伏以祠堂高聳願輪發轉 他方世界阿母神功皇后  
征北海而唱凱歌於雞林本地風光古佛釋迦老子現  
西域以說正法於訶島嶺唯我獨尊貽厥孫謀 專祝

萬機撫胡萬民見義不爲者無勇也八幡鎮護八郡與  
余同志者繼葺之仙巢老衲聊綴蕪辭謹應檀命

慶長八年癸卯南呂如意珠日

本州太守平朝臣拾遺侍中宗義智再興 總宮司宰

相慶傳 正宮司三坊 奉行阿毘留宮內少輔正時

幾渡六左衛門尉智滿 總大工國分木工左衛門尉

八幡宮樓門上棟

勸請鶴岡不遠東關千里路鎮護馬嶋以隣西海八九  
洲 高聳壽山永添武運

對馬州佐護郡佐須奈村月吉山王大士靈廟一宇  
再造上棟之次求銘銘曰



日吉良神殿復舊致燕雀之賀風調雨順聖代祇今  
呈鳳麟之祥國泰民安地靈人傑專禱四海樂無爲之  
化八方謳有道之君祝祝

天蒲宮再興上棟

謹奉中興天蒲宮一字 共惟 千里紅梅無翼而飛  
足稱神之末社雙徑烏豆吐毒則觸得徹禪之本源  
斗仰山瞻河清海晏 專祈 民安國泰臣豐家齊  
祝祝

琴崎大明神舞殿上棟

伏惟

舞殿冷袖蘆荻招手江上風清 雅操素琴松樹無心  
山間月自惟神陰陽不測式禱式祈其德天地普霑有

應有感 專冀 闔州豐樂萬民安寧祝祝

序跋

葦雀序

予嘗從幻住先師之日有怪禽其鳴也不分晝夜不厭  
風雨其處也不傍花不入柳只藏身於深竹密林而已  
偶有露身則其形似百舌之鳩其聲亦略類矣或時亂  
黃公遷喬之曲或時妨朱翁司晨之鳴或夜耳或驚心  
於是武丁何由求傅野之賢襄王安得逢巫山之神矧  
復宰予之晝寢乎徒使蒼頭了髻弄彈丸拋瓦礫則翻  
然驚飛頃刻而又來無奈之何始不知何名人皆怪焉  
于時有客謂師曰斯禽也旣後肥前之兩州最是夥其



名稱其雀蓋以栖蒲葦之故云尔暫且不廢鳴感鳴則  
口中生虫自喪其身不敢妄誕之說也師聞客之言慨  
然嘆曰古人所謂老父自嫌身不死自頭時節見干戈  
之語他自我云乎乎向今也措國於泰山之安而商賈  
也農父也歌於市林於野獨聞客之言以嗟嘆者何也  
師曰往昔鞍馬之來洛陽者安祿之地也自應之在江  
南者伯顏之誠也天津之鵠也蘄州之鬼也孰謂之不  
為不祥乎我少壯以來未聞葦雀來斯境而今始見之  
想夫邊人必有犯境者乎未幾豐州之賢太守以筑之  
兵為先鋒討不庭於太宰府之日餘殃及斯境以成蒲  
葦之鼓者年尚矣師之嗟嘆者終如合符不亦奇異乎

今茲天正辛亥亦復其鳴者猶師之嗟嘆時嗚呼師今  
也則亡誰得解其祥與不祥仰問之天天不言歸之管  
城公公曰不信君其問之縲繼之客

書雪徑履跡詩後

雲漢星斗者天之詩也山川草木者地之詩也道德仁  
義者人之詩也天無雲漢星斗則何以仰之乎地無山  
川草木則何以俯之乎人亦無道德仁義則誰得以歸  
之乎蓋一月不可無詩也是以吾佛世尊始吟雪嶺之  
雪者六雙也一朝見天之星斗以成詩道矣後及出嶺  
吟成之詩篇凡五千餘卷七言四句則得於七佛五言  
則得於梭巖圓覺古風長篇則得於華嚴可謂勤矣然



後缺齒老胡對碧嵩之碧者八九年也遂見地之草木  
以吐活句其略云一華開五葉結果自然成喚之作詩  
中正法眼亦宜矣可謂天地之所詩是人之所詩也方  
乎此時斷臂閣黎立雪庭傳詩燈以來或有三活衲之  
續餘燭於齋店之雪者或有十禪客之挑末光於藥嶠  
之雪者謂之一燈分作百千燈者也歟然則釋氏之衆  
詩者不至月夕風晨而只在好雪片片之時者可知焉  
吁近世看雪者多而志詩者少矣 藝公雅伯者多福  
叢裡之新篁也從予於隆尚之菴者有年于茲矣一夕  
請命題以學詩惟時千山雪覆萬岳凍合似遊戲銀世  
界中於越不知誰人之履跡印幽徑者纔不過三兩步

予謂雅伯云不審灞橋覓句者之擊驢於溪邊吟行耶  
剡陰乘興客之閣舟於岸下徒步耶保梅之僧耶掃竹  
之童耶抑亦韓第定策人之微行此地耶請詩以辨別  
之雅伯詩既成矣自今以往孜孜無懈以此雪徑履跡  
爲初步而千仞雪嶺也三十六碧嵩也齋店也藥嶠也  
直抹過佛祖吟不到處以探仁義猶窺道德源使星斗  
列胸天使草木長心地則必曰千歲之下詩燈無盡祝  
祝

大歲輸甲子永祿之第七曆蜡月如意寶珠月  
前聖福寓隆尚景轍野衲玄蘓書乎東軒下

彌西山師翁續絃記



西山師翁一日作續絃記賜予予答之以胡亂曲謔矣  
傍有好事者托其餘韻唱一曲以傾師翁之聞則依節  
似曲還非曲於是師翁製盞吹對示予取其譬者寔深  
哉入于儒入于佛入于老又入于莊又入于列盡善矣  
盡美矣予何言乎昔有聲似鼻者人皆笑之有聲似鸞  
者人皆嘉之睹夫鸞之族只以鸞之聲為希音而以鼻  
之聲為盞吹平鼻之族亦以鼻之聲為希音而以鸞之  
聲為盞吹乎予乃師翁之徒也故以師翁之續絃為希  
音而以好事者之一曲為盞吹者也好事者之徒亦以  
好事者之一曲為希音而以師翁之續絃為盞吹者乎  
然則彼亦盞吹而此亦盞吹也誰可得而辨正音乎

有一僕熟聞予之言謂曰嗟吾之爲生以會君之所言  
吾羹藜含糗者而未能知太牢之滋味也蓋其他之滋  
味者豈能知吾之藜與糗乎太牢之滋味是向所謂師  
翁之續底一絃而藜與糗是好事者唱底一曲乎予貴  
曰汝只知調羹而已安能知師翁之調絃乎僕鼻笑曰  
古人不云平問養樹術得養入術吁不信君其問師翁  
効西山老師翁所賜左扇記

世人每操扇皆以右手而獨有喜之時必操以左手者  
也謂之左扇底蓋倭人之諺也今茲康辰予奉使於朝  
鮮之日泊舟於對陽者數月于茲矣頃日及霖甫初收  
舟師漸欲解纜予喜甚不覺發齒折西山師翁聞此



戲作左扇記賜予不亦悅乎于時有筵人栗野又左衛門尉者性以歌舞而自負矣孰聞讀翁之文謂予曰余也左手操扇者不可以一二計焉吾去歲之夏受舊太守之佳招始到此則邦人皆右手操扇今歲之夏賀新太守之執政再到此則邦人皆左扇底也其有喜者不言而可知矣茲策翁頃奉太守之命製造朝鮮之書契太守不堪稱美潤其筆端則翁亦左扇底也於是吾首吾身吾亦其一數也惟時近于祇園會故應歌舞之撰庶群兒立以為師則開扇起舞教擊扇坐歌授之有人若論四座之大夫則觀世入室寶生上堂金剛今春可坐廊廡之間乃是不左扇底乎吁邦人亦左扇而故也

亦左扇也物以類聚者耶予曰類而不齊者公之扇也所以云何則翁之扇也予之扇也抑亦邦人之扇也纔止于阻塵遮自揮蠅而已至公之扇則擊出者有自苧布舞出者有黑麻布有香羅有細葛不知其幾四幾端予以是云尔公莞尔而笑擊扇而去乃歌曰捧千秋萬歲之千管珠遂去不復與言

書朝鮮松雲大師讚初祖像後

冷泉高木道舊禪人寄初祖慈像於對府寓居求著贊辭惟時朝鮮國松雲大師因主持兩國和事泊慈航於本嶋者有旨于茲矣予幸讓之於大師大師廻雙徑鳥豆毒芽而與予同根生也故不及嶮拒目擊贊成乃



返之

大明特賜日本本光禪師仙巢老拙證焉

硯銘

渡邊宗安求

予之同梓宗安禪人遠寄硯需說吁予不文也說行甚  
麼且聊書唐子西古硯銘以應焉雖然然儒業者之  
常談而為禪人豈取之乎宗門別有那一硯試舉看  
無手人穿鐵曲之石貯無涓滴之水折兔角為墨縛龜  
毛為筆展太虛空為紙書無文字之文字以為銘請禪  
人自目挑燈讀此銘 鐵曲可碎此肯不可穿鑿

題李白觀瀑圖詩并序

今茲慶亥之春予過柳川前豐州刺史智永公華筍  
伸新歲之賀公出迎一笑予臨席四顧則田以厚

指點其畫問公是何人妙筆予公曰今時以繪事  
都下之友松老人所筆也予先是巴西附公之船尾  
超北溟之月公展老人所摹龍圖以似北人則嘆賞  
云請重寄老人真畫使人知東海有名畫師者莫敢  
違約於是老人丹青妙處不言而可知焉原夫長亨  
年中一條禪閣兼良自製家訓其略云圓心金罔殿  
主都官等之真畫是豈論優劣於中華人乎予以謂  
老人與禪閣不同時而遺失此論者後來遺憾也更  
有李白觀瀑圖公壁張之視者僉曰寔眾星之一月  
也願和尚贊以詩則足矣予老去胸襟無雪月與其  
信口亂道孰若緘口過春雖然公之求不止聊賦



絕塞責云

廬山烟雨墨淋淋可惜風前欠瀑音千尺飛流一涓滴  
詞源高漲李翰林

寓對陽仙巢老秃奴七十五歲題于以酌菴下

碑銘并像贊

龍光院殿如水圓清大居士碑并序

居士播州節東郡人姓源父濃州刺史識隆累代城于  
播州姬路居士生于天文十五年丙午冬十一月二十  
九月雲下蓋屋見者僉曰慶雲甘露天之瑞也决是家  
門繁興先兆也七歲而父俾居士入寺學書性不愛紙  
筆只愛射御十四歲而喪母其慟哭者超越他人孝于

十七八歲之頃專愛和歌之道上自三代集下至六代  
集此外更及源氏物語伊勢物語諸家歌集等有欲通  
習之志傍有教僧號圓滿坊謂曰今也國屬艱虞首戈  
比干我邑去敵軍者不過三四里方乎此時拋兵請  
歌集孰為之當乎若或未獲止請攀魏曹瞞鞍馬間造  
文徃徃橫槊賦詩之例徒勤聚螢映雪嘯月吟花者甚  
不可也先束閣之且待止戈之日則如何於是中道而  
廢矣永祿十二年己巳赤松下野前司出師田姬路居  
士對陣青山一戰決勝敵兵隕首者三千餘輩也居士  
威名勇功自此而顯矣天正元年癸酉贈左府織田信  
長以畿內五六州置教中播州以西未屬麾下居士



謂熟聞左府爲人日本果歸掌握不如先出講禮秋七月入京左府喜氣溢眉面話移刻及辭京左府密謂曰他自我伐中國必以居士爲先鋒如何居士謹聞命云訖退矣三年乙亥中國戎卒屯陣于播之英賀居士出對陣敵兵不當其鋒而敗矣左府以手書感之翌年丙子左府以羽柴筑前刺史秀吉爲將欲伐播街談巷說紛紛盈耳秋九月居士密通秀吉秀吉不堪喜躍書誓詞報曰自今以往我與汝爲異姓兄弟請其莫違焉冬十一月果伐播居士爲其先鋒攻佐用城城主兄弟刎首死于居士之手者其數不足勝記焉秀吉獻捷於左府左府又感其忠以手書翌月圍上月城中國出援兵

三千餘騎向別處右金吾之陣居士見之不獲忍手自合鋒立刎首者孔懸矣秀吉即賜太刀一柄活馬一疋及金鞍王勒附諸緣具以賞其忠古人所謂賞不越其時想是意在茲乎秀吉莞爾謂諸將曰若欲得重賞勵勇功猶如居士云云翌年丁丑夏四月中國及紀伊淡路精兵八千餘負勳力攻播之別府城秀吉聞之命居士率援兵五百餘人密入城中少焉敵兵八千餘排闥爲噲等伍其鋒不可當居士手執叩楯下令曰運在天勿敢退乃是古之格言也思旃思旃其聲未絕鬪戰二次全身汗流漿衆口氣吐烟依佈香象王截流彷彿金獅子鼓牙其勢不言以可知矣敵兵難支悉退散



首者七十餘人也左府及秀吉共以書感切六年歲  
秋九月荒木接州刺史叛秀吉遣居士告曰勿憚改其  
過荒木不及致報却留居士不放歸惟時嗣子長政爲  
質子在左府居士親族會議謂父識隆曰令子在荒木  
令孫在左府棄孫歟棄子歟識隆曰孫也親族相議實  
于左府子也使于荒木其留之者是荒木之非也我爭  
棄孫以與叛黨乎親族嘆曰是義也翌年己卯冬十月  
居士幸而脫出來有岡戸識隆賢慮之遠者可嘉焉可  
尚焉十年壬午秀吉奉左府命攻備中高松城城堅而  
難容易潰故環城皆築長堤其高者益出于城之上國  
中洪河細流引歸長堤雖涓滴不漏泄堅城果沒水人

皆成魚可憐生可憐生左府命明智曰汝等成亞將與  
先鋒秀吉相議俾中國歸吾掌握則可也明智不赴中  
國却自丹波入京師殺左府自立禍起自蕭牆內者歟  
此事飛報秀吉秀吉招居士謂曰此事若漏歟必棄  
吾軍難支如之何而可乎居士曰只乞和之外別有何  
奇策乎秀吉以居士之言誦和定界如漢楚割鴻溝而  
歸矣明智屯陣於山崎待秀吉歸秀吉以居士爲先鋒  
向山崎僉曰天下安危只在此一戰而已明智終敗矣  
十二年甲申秀吉復畿內而中國猶有餘殃居士振蘓  
張之舌止蠻觸之戰五畿中國致枕泰山安者是居士  
智力之所及也十四年丙戌秀吉有欲合海西八九洲



之志俾居士率中國勇兵三萬餘騎征海西冬十月封  
豐前陷小倉津宇留津兩城死于鋒鏑之下者二千餘  
人也秀吉感之以書然後攻障子岳城田香春岳城城  
王高橋降矣餘勇所及筑前筑後肥前肥後皆堅降旗  
臣服矣十五年丁亥秀吉自征薩摩分軍南北北軍路  
歷肥後南軍路過日向居士在南軍於日向耳河與薩  
兵合鋒薩兵取敗不幾而薩州太守嶋津降矣秀吉嘆  
曰今度海西九州歸吾一握者是出自居士力賞  
其忠以豐前國寔榮莫榮焉十七年己丑居士讓國於  
嗣子長政而侍秀吉左右執事譬如韓淮陰在沛公言  
聽計用夏五月任勾勘是亦華也十八年庚寅秀吉東

征圍小田原城數月不下果以居士智計北條退城依  
誅六十六州一其統生民呼萬歲文祿元年壬辰秀吉  
征朝鮮國遣三將為先鋒嗣子長政亦其一員也居士  
亦相追超海小西接州前司行長逢人截行居士指其  
短行長不聽居士却回自秀吉言行長真執拗夫而不  
從他言其軍必敗也否果如居士之言二年癸巳秀吉  
賜旌旗於居士命曰汝代我到朝鮮出令於諸軍可也  
居士因是再超海其軍忠不可勝筭焉秀吉以博陸之  
職讓秀次仍稱秀吉謂大閣居士時時諫博陸曰庶幾  
殿下代大閣伐朝鮮殿下過海號令必嚴嚴則凱旋不  
可有日殿下不納諫居士咨嗟曰殿下恐失職若士之



言果如合符也慶長三年戊戌大閣薨矣內府家康受遺命輔佐幼主秀賴爰有石田禮部三成運陰謀欲奪內府之權居士密通內府俾三成蟄居江州佐和山五年庚子三成終叛濃州以西五畿中國四國九國皆與三成三成屢次雖勸居士於義不聽惟時內府在東武江戶長政亦從後東矣秋九月居士率一萬騎兵赴豐後立石一戰生擒大友義統誅戮其黨兵安喜富來兩城聞其勢脫甲弛絃以降矣居士唱凱歌歸豐前隄小倉城又赴筑後圍柳川城城主立花統虎降矣昔以三寸舌下齊七十城者可併按也十五日內府家康上京於濃州一戰擒三成諸國復舊長政以有軍忠改豐前任筑前於是築城號福岡可謂有惟父有惟子冬十一月居士携義統入京內府先問以九州戰鬪次第居士逐一答之內府不堪歡抃謂曰必奏朝轉位居士跪曰我已老矣富貴非願不如歸去生烟霞痼疾發泉石膏肱陪僧話於幽竹之院颺茶烟於落花之風誦唐詩詠倭歌逍遙自適是亦歸後之賜也內府家康聞此言曰處今行古者除居士外又誰乎至矣玄矣先是教僧曰待止戈之日言不浪施希有希有六年辛丑扣大德寺三玄院窺祖師向上巴鼻七年壬寅退祿筑前蓋以長政爲其太守也紫府天滿宮及觀世音寺最先修之神也昌泰四年辛酉左遷太宰府都督奮激之餘裁疏所

山真下  
十六



天爲威德天神威驗日新者猶如月來花弄影移于異  
而飛松一夜而老其靈威不暇枚舉也至若托蝶魂參  
龍淵探得領下珠光明奪目世曰神乃觀自在應化也  
梵曰補怛落乃觀音所在也唐言小自梅花然則神之  
所在不可無梅梅之不遠千里而飛來者有以哉元明  
巨儒涉此事而天錫有觀音寺裡一聲鐘之吟洪序有  
一夜飛香度海雲之詠異域猶爾何矧於吾朝乎兒童  
走卒皆知可敬之居士太守共取信者非無其理也自  
此資始于管陽于志鳴百廢具興時哉時哉以紫府崇  
福禪寺徒管陽松間招請大德禪寺雲英大和尚開堂  
演法從動衆聽古人曰王者德出山陵則慶雲出雲英

乃是居士慶雲也太守繼創龍光禪院龍吟雲興而符  
于居士初生慶雲蓋屋之懸識八年癸卯以慈鳴隘狹  
旅客不便繫舟是故築石壘土無一簣之止終廣洪其  
地者三町餘也爾來官船商舶往還攘風波之難九年  
甲辰春三月居士卧病向長政遺訓曰死期必在念日  
辰刻我沒後請愛士撫民舉直措枉慈孤弱憐貧賤親  
賢疎佞則何追福加焉哉臨期詠一首和歌其聲未絕  
端然逝矣壽五十又九也太守如法葬送用心皆不違  
居士遺訓可謂孝矣美聞太守侍居士病床憂勞不交  
睫不解衣湯藥非太守口所嘗弗進膳夫曾參以布衣  
猶難之今太守親以長者脩之過曾參孝遠矣一日美



使於對府寓居告曰項目劉石爲居士碑願和尚書銘  
以賜則錄碑傳之不朽予以謂大允吾朝豪家喪考妣  
者以建寺度僧刻木留像爲至孝爾今也太守非當建  
寺度僧銘碑以欲流其芳於百世孝于惟孝者高出所  
聞也古曰忠臣必出孝子門因是觀之太守寔吾朝一  
忠臣而不愧漢三傑者也予結生緣於筑前藏姓名於  
對府年久于茲矣而况近來病多學廢視筆規猶如禿  
奴視木櫛雖然若拒太守命恐似忘本實是以不能峻  
拒綴卑辭遺之使歌以祀居士其辭曰  
百戰場中功第一  
黃金只合鑄斯人  
紫府管君即現身  
黑田苗裔是稱首

千里飛梅真面目

三玄佳菊更精神

曾聞累代居姬路

何料比年隣姪濱

懷惠移家他猛士

忘躬爲國幾忠臣

希顏孔孟世間行

慕蘭唐虞風俗淳

造化小兒俄犯梳

本州太守泣沾巾

至誠所施孝惟孝

遺命勿違民我民

筆下留歌碎燭部

牌前吞氣哭蒼旻

傳傳父子不傳妙

斲石爲碑輪扁輪

慶長第九曆龍集甲辰端午前一日

大明萬曆聖皇帝

特賜日本本光禪師前聖福兼高源景轍老神玄蘊



謹書

流芳院殿傑岑宗英居士肖像贊并序

原夫宗家者自河帝之後裔也嘗輔紫陽君竭戰功以復豐琯肥三州及壹對二嶋者年久矣至于物換星移江山無定主則棄舊國占本嶋以不知世上安危結婚於同姓之間不交于異姓之人真朱陳一村也不亦樂乎同姓之士敬府君諱宗字各以食邑之地爲名字也流芳院殿平朝臣前下野刺史傑吟宗英居士亦同姓而更始號柳川道之所存也漢高帝曰運籌幃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者子房填國家撫百姓給餉餽不絕糧道者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者韓信此三人

皆介傑也予以謂兼全三傑於一身者居士也以何言之博陸殿下秀吉取六十六州置一握天正十五年丁亥讓職於令姪秀次勇退稱大閤躬自征薩州於是舊府君義調遣居士請臣服大閤點頭辱撫其背曰使哉使哉非啻居士之榮而本嶋之華也府君割伊那郡賞其勞蓋以鳴之膏腴也于時有佞族極奢成黨輕府君之命嫉居士之寵禍將起蕭牆居士見機密聞于大閤悉誅其黨息府君之憤百姓安宅不是運籌決勝者乎大閤又命府君曰今也日本歸一統請報朝鮮召賀使可也居士擁護今之府君義智到朝鮮傳國命日本喜吉初元辛酉申叔舟過海以來久絕信使故雖詰難之



居士勵三寸之力誘黃金許三使賀一統大閣感其忠  
奏于朝俾府君任拾遺侍中且賜居士以大夫之爵  
宗家創業以來未有今日之盛惟時天正十八年庚寅  
也翌年辛卯居士送三使再到朝鮮朝鮮又謝其勞以  
嘉善大夫之爵可謂兩處化龍不亦榮乎翌年壬辰大  
閣變隣好動于戈命府君爲先鋒一將府君雖愧失信  
國命難拒航海不自陷漢中今之王京是也追北逐亡  
到平壤府府乃背其子受封之地也其廟其碑儼然存  
矣百戰場中居士專執兵權不是戰必勝者乎于越之  
明年癸巳朝鮮訴與大明雖借援兵容易難决雌雄天  
將相議差謝徐二官過海乞和太閣於義不聞之天將

重奏天朝俾大閣封日本國王翌年甲午差楊沉二老  
爺爲冊封之使大閣喜氣溢眉領金印著衣冠唱萬歲  
者三次雖然讒口難掩猶不撤兵彌堅其壘爲防禦之  
備也嗚呼天乎命乎慶長三年戊戌秋八月十八日大  
閣俄薨以廟食于城東謂之豐國大明神祭鼓鑿鑿無  
虛自威風猶震于身後者可知矣內府家康奉遺命輔  
佐嗣君秀賴僉曰真良弼也未幾辭魏門入柳營不知  
其意如何爾來政事皆屬將軍而已一日飛報在朝鮮  
之諸將曰大閣今也則亡不如引兵歸去因茲各自應  
命以歸矣多年府君營中士卒不知饑渴不是不絕糧  
道者乎可嘉焉可尚焉去歲慶長甲辰秋八月朝鮮差



松雲惟政大師及僉知孫文或二使遣本嶋告曰日本  
若有誠心奏于天朝可講和好云云居士入京欲聞將  
軍則頃日遊東武居士相逐去奏二使之言將軍曰汝  
速伴其使入京則面陳心事居士奉命即辭東武少留  
城中遇宿蘆老禪與語大悅載俱歸立爲師而要窺佛  
心之宗解童蒙之惑其慮太遠矣即下舟以將軍之命  
傳二使亦復相伴入京屢待將軍歸駕今茲乙巳仲春  
歸駕漸入京少焉於伏見華第面于二使其待遇之厚  
者不言而可知矣然後二使雖歸國未報和好之事不  
審不審居士依跋陟之勞嬰疾病之厄醫方無驗謂令  
嗣智永曰死期在近沒後汝莫怠于朝鮮和事則別有

何追福乎且又幸雖有老禪繫縛官務東走西奔不得  
半月閑頗失素志請報老禪指示安身立命處則足矣  
老禪密啓其意可謂勤矣果於九月念九日坐脫矣壽  
六十七可惜乎府君如櫻兒失乳何矧於其族其臣乎  
智永慟哭之餘命畫士寫肖像需予着贊詞予以不文  
拒辭者再三智永責曰和尚與居士執坡印之交者有  
年于茲矣除和尚外熟于居士行業者是誰歟莫敢辭  
之於是信口亂道其詞曰

德德道道義義仁仁 盡美盡善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彌高彌堅

足備四姓之數



可謂一人當千

共惟

托生日本

居士

辱職朝鮮

往昔其祖輔佐先皇帝到西州

拜管神於紫府

去歲此即追隨舊將軍赴東國

祭楊妃於熟田

富貴大異世俗銅臭

榮達不愧古人錦旋

度居士身

龐蘊現烏鉢于濁末

襲大夫職

陸且見牡丹于庭前

是法平等春無高下

妄想顛倒月有虧圓

落花風輕

休暇或慕煎茶博士

團蒲日靜

末後又象宿蘆老禪

了了了時了未了

玄玄玄處玄又玄

這个肖像劍去刻舷別有本體如然未證據者子細看

焉露江村片雨外野寺夕陽邊

慶長十年龍集乙巳蜡月之尾

大明萬曆甲午特賜日本本光禪師前南禪景轍玄蘓

書于對府客舍

書翰并簡寄詩



荅西山方室老禪師書

東軒玄蘓拜荅 對州西山方室老禪哲閣下 今茲  
季春念又八月所賜之尊翰今月十又五日開封平白  
傳聞季春十又三日就于西山丈室集大苾芻唱妙伽  
陀列公珍指二辨敬爲吾幻住先師今日及見手教皆  
愜素聞厚意之不減生前者可尚哉幸甚閣下追悼之  
嶮押景蘓一峯積菴之和篇亦復先師存自所欲寄之  
城字之韻所賜字之鈞裘兩字之韻以活酒戒爲題解  
義者一篇朝鮮之華燭二挺併以落手珍重梅岩積菴  
師賈無本跡之旨示諭寔叢社凋落之秋也遺憾遺憾  
予也亂來寄行李於宗像郡曲江隆尚菴斯地適適

人無一丁半午偶雖有僧侶纔口經咒而不參詩不  
禪何況文章乎每會合各自喚某寺某院某菴之号酌  
以濁醪者猶長鯨吸百川又詠倭歌之徒者在檀門之  
傍以去曲江者甚遠老民訪寂則說以興亡恨俗客滿  
座則談以干戈事雖云非筭博士之輩或時里人來問  
倣裝之良辰或時田夫過命歛稼之吉日其騷人墨客  
之掃地盡者不論而可知矣於是所徃來乎胸次之者  
先是文卯之歲黃龍窟裡白馬山頭負笈于閣下願耳  
於歷代釵畧古文眞寶之講爾爾來佩安山住持之印  
者今也王隆尚之菴者是皆垂慈誨之功不浪施者也  
古所謂今日所蒙誓古力不亦在茲乎山縱爲陸海



變桑豈忘此厚恩耶頃日吾邦祖防軍之士以將門  
令與豐之太守和親既成矣卽是安山再興之起本乎  
然則閣下獲景蘓一峯宗自梅岩積菴之五君急把歸  
橈以被董舊院則惟幸蓋宗梅積之三翁人僉必曰廬  
山有公素安山有三素呵呵方乎此時他朝鮮之華燭  
刻其下挺賦詩跋其下挺開宴以慰長粗齟者所予之  
欲也閣下又莫解禁戒之義則好吁朝改暮替之世不  
知斯志得遂也否仍次邊字之韻者四章鈞裘城之三  
韻附前四章其一呈上閣下述追悼之謝其二奉謝景  
蘓老禪將之尊和其三獻一峯座元之客居說別後瞻  
戀之懷且又致先師吊詢之謝其四奉積菴禪人薰呈

梅岩雅友戲以曉風殘月之情後三篇共俱答閣下治  
一篇酬勸予學之恩義中一篇寫亂裡之卑憶終一篇  
記先師病中待閣下鯉音之事一雖可題別紙行人  
臨發無暇揮筆伏乞慈察緒餘期來使而已矣惟時自  
露漸橫江自愛自壽珍畜不宜祿子夷則十又七  
妙偈遙傳到塔前句中眼自自然禪分無皮髓得無骨  
不肖兒孫見半邊和邊字之韻  
才因勤學更無倫勸我他時勵日新今此和篇誓古力  
慈言恩重幾千鈞和鈞字之韻  
賊掠行人塞路頭欲舟海寇又隨鷗多年秘在聽松被  
遭積秦朝狐自裘和裘字之韻



吾老在時遙寄聲空傳沒後謝詩情病身倦待赤指  
幾望寒潮立石城 和城字之韻  
兼聞如來結制前設齋唱偈又談禪先師今似和其韻  
秋夜風吟墓樹邊 荅景蕪老禪將  
奉使三韓侍御前遲留應是爲詩禪吾翁死別君生別  
雪上加霜雙鬢邊 荅一峰座元  
幾向吾先師面前手提坐具問參禪了知真俗一如否  
心在曉風殘月邊 荅積菴禪人兼呈梅岩雅友  
右和并呈閣下而述所思又啓梅信雅友梅岩老人  
欠邊字之和者何也三閭之梅乎拾遺之棠乎抑亦  
秘以不示人乎不審不審

荅寓藝州萬年和尚書

蕪子拜荅 妙法堂上和尙閣下 八月二十八日所  
裁之尊書今月初九日晚封薰誦垂二如侍貌側而聽  
雄談欣慰曼曼仍彩扇二握拜而受之其開也雖輕其  
恩也甚重終身袖棄捐之手者必矣感荷感荷三祝禪  
師領大願聖福兩刹之台昭全是宗門之盛事而友社  
歡并也禪師平日以謙退爲心雖云愛罵天之豸而嫌  
祿衡之鷄吾檀門以崇信道德之故依賴于和尚而奏  
達于相府相府容易蒙台許者祇緣和尚之登庸也若  
又相府不駐台駕於中州和尚不靡法施於中州則檀  
門縱崇信道德亦爭得仰和尚之登庸乎今也台駕



駐中州者是諸臣之感慨而禪師與檀門之太幸也法  
施之靡中州者是諸友之離恨而禪師與檀門之失喜  
也時其至于哉和尚賜蘓子之書尾云足下亦見轉位  
於建仁南禪之間則先師已來名下無虛土之語合符  
于此者也蘓子謹聞命雖然蘓子天稟榮退不榮進任  
建仁之位次者驢年亦未夢見在何况於南禪乎先覺  
誤受台命住聖福之日和尚也禪師也九白也希周也  
屈尊就卑或侍于狀或侍于香或侍于客或又侍于衣  
孟寔一時之榮也爾來各自化龍拏大願之雲而蟠于  
安國登于美天者是禪師與九白也潛高原之水而後  
躍于五山之上登于高祖之域者是和尚與希周也

于此時蘓子早他擲住持之印而退居松石之山或時  
七里灘頭東濕葦或時十里松間拾墮樵蒸半合之雲  
煮一掬之泉療飢蘓渴而已所謂不榮進者可知焉吁  
九自希周今也則亡纔存者是和尚與禪師蘓子之兩  
三輩也只所願之者苟存之日而合國止戈長廊無事  
而冷泉亭上月之佳其夕乎通津橋邊水之涼其晚乎  
三人再把手共行五步一觴十步一詠飽醉飽吟送而  
又歸歸而又送互慰長齟齬若有惡客來仇則舉所賜  
之扇障庾亮之塵以曠然自適此外無他之望於是屈  
指則和尚與禪師身過半百蘓子亦暮景斜不知此願  
遂也不餘期來使維時菊殘傲霜請爲宗門制法齡不



宣頓首

九月二十日

紙尾有餘自和賀三祝翁領台帖之韻以漏軍臆云  
愧我羊裘蒙茸發祇今玉帛召賢時可憐罷釣堪眠處  
七里灘西月半規

又啓先師所撰之無門關批見命添痴筆先師在月  
碧岩錄臨濟錄無門關等疏抄盡付濟溪座元座元  
沒後其徒疏首座秘而不示人故不能寫呈不敢怠  
慢也亦復冊書記遊方解包於閣下之肯示諭始知  
落處至幸節迫開爐獻以火箸坡翁云勿觸紅麒麟  
作灰維那噴和尚莫有下手則好矣

荅寓對州西小方室老禪書并詩

蓋嘗釋氏之言詞者太高哉矣昔西竺有詩僧吟祇林  
之花賦檀特之雪旬鍛季鍊以詩會者大凡四十九年  
三百餘會而七言四句古風長篇集以大成者五千四  
十餘卷也此外更有那一鉢要選其善者而付之試拈  
所謂祇林一枝之花示八萬之詩僧則悉皆默然獨有  
金色之僧識得中有風露香以微笑於是付其鉢者也  
二十八傳及碧瞳之僧則運渡葦謀經十萬里行程多少  
難以入東震賦普通三尺之雪吟嵩陽幾峯之花不泯  
其躡格又四傳入黃梅山中則七百餘負之僧皆不覺  
鼻頭酸獨有嶺南之樵夫聞香知所在而已爾來其躡  
的的相兼授授不止墮在黃龍窟裡窟裡有木犀以吹



香之時節其龍孫吟曰吾無隱乎爾然後傳以不傳焉  
傳來到吾葉上祖其躬之充塞于支竺桑者可嘉尚焉  
亦復數傳到洛之東山常菴大和尚則或時遊舊里賦  
岐陽九月之雪以戰自於檀特普通之雪或時在帝鄉  
吟長安十月之花以并美於祇林嵩陽之花雖然東山  
下之左邊不敢有一僧傳其躬者寓對州西山之方室  
老禪哲壯年之日辭吾山一錫東遊參詩於和尚果得  
其躬則人皆仰慕之可謂勤矣今茲天卯之復五逢商  
舶之便賜以詩字字有法句句驚人寔有以哉也其序  
之畧云僕當年七十少陵曰人生七十古來稀之句可  
併按予熟讀之立曰禪哲未能得一僧付其躬日已追

西山吁恐是禪衣而可止者乎仍在塵高韻以漏予之  
嘆息云爾 伏希 慈竹

何愧宋家奇巧新芬芳吐出語中春得人未付詩衣鉢  
請保百年風月身 歲次己卯天正之第七曆復五  
紙尾有餘次見送沼二禪人歸吾邦之韻附其尾云  
去去來來一棹過兩涯九十里程波別君還與別吾往  
先問愁情孰是多

荅西山師翁書

應對馬嶋主招將使  
朝鮮在嶋之月也

蘓子拜荅 西山老師翁閣下 客于此邦以來或謂

府君華樓或陪幕臣茶床之日師翁居高蘓子居卑見  
者怪焉他日屈尊就卑之肯示論蘓子謹以聞命



雖然蘓子是師翁之門生而提鉤於安山者亦師翁  
鍊磨之力也古不云乎本立而道生蘓子豈不省之乎  
昔劉卽稱帝之日故人加足於其腹後來論之曰微故  
人不能識劉卽之大微劉卽豈能遂故人之高哉是千  
歲美談也師翁之居其高也若使知者論之則必曰微  
師翁不能知蘓子之務本微蘓子豈能知師翁之芳德  
哉於是人強怪之則請爲之說所見少則所怪多見橐  
駝曰腫背惟時四月與春寒爲後生保齋不宣

拜授鄉友不公禪伯旅窓下書 自東武客舍

對州僧由藏司來訪告以足下之事猶如晤語寔客裡  
一快意也幸甚愚老多年奉朝鮮和交之命泛海者屢

次矣先年到城南伏見面于舊將軍今年又導朝鮮和  
使到此地面于新將軍遂無半日閑故老與裴逐百相  
加亡前失後伏乞賢察所望愚老再歸舊山足下亦歸  
來而千里梅笑之朝也十里松吟之夕也酌霞納涼五  
步一詩十步一聯對難句和嶮韻以慰此長齟齬雖然  
愚老今年七十又一此望且待驢年而已呵呵餘借由  
公藏雪舌頭頓首

楮尾有餘自述軍懷者一章備筴具云

七十人生加一年何圖老去入東川關山月與中峯月  
問訊清光有二夫

呈虛白老人



得幸便啓一翰今月十又三日之一封今朝念又一日  
披閱清心圓一具正十錢自拜受每度因恩惠制頽齡  
又以此一具却明年七十之老而再赴貴津致回謝者  
也知彥電歡之日床話及惟杏老師放雜詩以之爲題  
即席詩成者數篇想是宗慶老亦不漏其網何不示其  
詩乎遺憾遺憾足下佳作改第三句作金衣若有白鵬  
意則可乎但在貴懷如何予傳聞此盛事不得默止野  
詩一篇憤驥群一驚伏乞一笑  
屢艱雛鷺俄放飛何山幽谷刷金衣我單始慣杜鵑子  
啼向春風不忘歸

船便急急如律令故字字句句不及鍛鍊信口亂道

請莫觸他聽又目擊老師尊作第三四句恐無雛鷺  
之意如何老師猶爾何況於餘諸老乎五岳衰替者  
可知焉管窺所及密啓愚意予聞古來著述不緣入  
者也多自請思旃餘期嗣便不宜頓首

拜覆彭公閣下

大德寺龍舛

別來不通音問朝暮瞻戀不淺伏乞尊察在洛之日懇  
意萬萬不識所以謝焉 捻見老師大和尚起居康寧  
也否此舟便忽忽不能呈書伏所希閣下巾侍之日以  
予言奏之多幸且自爾來吟囊詩頌幾篇乎以便見示  
之則別有何賜焉予也歸來因長途之勞嬰微疾之厄  
日夜不離藥爐此疾若不驗則別時與少菴翁所約之



一事恐成烏有者歎與翁對床之時亦以傳是語如何  
不宜頓首

楮尾有餘矢詩寫懷云

阿對泉頭憶洛城羨君朝暮會耆英布衣勃卒歸來日  
鷗社鷺洲修舊盟

拜覆大通佛禪床下

大德寺玩江月

今茲慶申正月所封之書至四月上旬達于對州客舍  
即開封董誦珍重且紙尾寫尊詩以賜焉加之紫帶一  
緹拜而受之雖云十萬腰纏豈加焉哉感戴感戴仍見  
示作州往還途中述作若干首就中有四男色唱和詩  
歌胡爲俾老身再發習氣於千里之外乎四愛堂之故

事暗合孫吳奇奇妙妙任來命數必改字不知適雅懷  
也否伏乞免恕餘期嗣音不宜頓首 四月二十三日

楮尾有餘自汚惠韻者二章其一漏予所願其二呈  
戲言其餘是次唱和詩歌之韻若許他見必曰忘老  
以狂吟者也慙汗慙汗

音書遠得自京師紙尾佳篇奇外奇吾願不知能遂否  
與君重共細論詩

撚斷吟髭見過師蘓新玉巧又黃奇泥犁豈免風流罪  
十首佳篇九艷詩

分袂念念歸去來尋無社宇被誰催問君四愛堂中事  
花是未開耶半開

右未開半開字依不示男  
色之年齡故云爾呵呵



又啓朝鮮龍鞭管筆一雙聊補空書輕些之至伏乞  
怒宥

拜呈 大通佛法座下

去歲仲冬十一日之書項日落手令董披殊爲歲暮祝  
儀坐我普賢境界加之藤相公手自和合底寶薰香合  
一介拜受每便如此芳惠難謝盡一尊作若干首任  
來命管窺所及改字加點又二十八首一覽是亦改耶  
一字返璧了惟時眩暈蜂起不及細覽遺憾耳一序文  
傳授一事示諭暗難答之予有再會之望必可付於面  
陳一示諭少菴督卽之事千里之外悼懷不言而可  
知焉父子對床之次一語所希者也又勝作等客中節

節被副懇意之旨委細相達誠無可致謝此亦請傳于  
少菴老則幸幸眼暈故不能縷陳殊更借他之筆併乞  
怒宥不宣 孟復初六 楮國有餘境次惠韻備笑具  
云

危峯嶮棧亦平夷千里意行通兩涯自髮重遊日何日  
長安花裡去尋師

床話書與朝鮮歸客金公足下

依鳴主義智柳川  
調信之所望者也

余按倭史曰人皇第七代孝靈帝四十五年己卯秦始皇  
皇即位既而好仙就日本求長生不死藥日本又就求  
五帝三皇書始皇送之後二十五年始皇焚書坑儒故  
孔子全經存于日本爾云云余以謂日本所通用文字



纔有四十八稱之曰假名國人先是未視中國書豈得  
輕下箸而解意乎韞穠藏之而已後至應神帝時就百  
濟國求博士傳經史無貴無賤通習中國文字佛經儒  
教諸氏百家書次第相逐來人果知儒有五常佛有五  
戒月問月學遂作文明之國於是中國指日本爲東方  
君子國寔華也及其季運國屬艱虞公戰私鬪拋父籍  
業于戈者一百餘年于茲矣不知中國之貴不覺善隣  
是寶君子之國變作猛獸之國爪長牙利者與盛爪短  
牙鈍者喪亡可慙焉可悲焉近來有平秀吉始不知何  
名身長甲畝之間氣凌雲漢之外國王聞其爲人召  
授衣冠一日九迂領關自職而伐一百餘年不庭董戰

必勝攻必取六十六州不日臣服矣於是海南諸嶋或  
遣使臣獻方物或付商客供地產可謂草木亦識威名  
者也一朝命義智日聞昔朝鮮差信使過海前有鄭  
後有甲人稱美使日使哉使哉事猶在耳可尚焉哉爾來  
日本雖差信使朝鮮闕使者久矣汝速超海誘使復舊  
則可也是以己丑義智身自超海余及調信亦從後廷  
議紛然不能速決翌年庚寅以義智爲南針黃金許三  
使過海又其翌年辛卯余及調信護送三使超海同年  
秋八月歸國翌年壬辰果及大亂吁是誰愆乎二使過  
海而隣交不絕者久矣三使過海而隣交已變者速也  
蓋其所見如何如何今也孔丘盜跖共塵埃不足強論



可否東高閣焉吾 槐門家康公任 大閣秀吉公遺  
命多年乞和於貴國貴國未示諾不諾之事只賜義智  
及調信報章必曰好事緩嫌事急想是以大器晚成也  
孰謂之非乎雖然義智及調信決不知事晚成而爭  
抑留猛獸超海乎其故何也拙匠若刺指出血大器果  
不成不成則義智及調信罪科難免足下久作客孰知  
日本時勢凡所見聞不遺一毫請稟諸閣老以信使過  
海為和交之驗乃是足下忠于貴國者莫大焉余所患  
在茲但足下意祖二使耶祖三使耶併在眼中而已古  
云聞清商而謂之角非彈絃之過也聽者之不聰矣見  
和壁而名之石非璧之賤也視者之不明矣慎之慎之

吁人之與人戰者是重義而輕命也與獸戰者是非勇  
而忘逃也是亦能辨之余年近者稀餘命有幾乎治亂  
興亡雖不關泉下人而為憂 兩國蒼生之憂而云爾  
憐察朴壽永卿語未悉通因是手自錄呈床話煩  
青眸 李閣老及全僉知共辱識荊於千里之外其亦  
以是語之 癸卯冬十一月日 日本國沙門仙巢老

人

對陽通筆語於異邦前南禪仙巢老衲玄菴等拜荅  
朝鮮國鐘峯松雲大師法座下新正初八所封 尊書  
至暮春上月蛻封珍重古人得一張自掃以為千里同  
風况縷縷細陳無底蘊者乎與晤語相去者不遠而不



覺兩涯隔烟浪微茫伏乞 尊察殊嘉惠件件于粘  
貼紙尾拜而受之只以無詩頌寄來爲遺憾而已也吾  
五岳諸老願再會者伏可 昭亮焉今度 貴使二位  
全大專以歸樵愚老多年勞苦於此時而止矣恰如透  
網金鱗得大自在也自今而後古洞房裏折脚鐺內烹  
月團聽松風要出頭世外雖然今年七十一生涯其樂  
亦果幾時乎嗚呼不宣百拜頓首 丁未六月晦日  
撒金漆器三重酒盃十箇胡椒壹斤餘聊表寸志庶  
幾 笑留

東海玄菟奉于

松雲大禪佛法摩下予依馬嶋主之命臘月念十一日發

對馬嶋風不順久滯在中流今茲三月十日日到釜山  
宜慰使大人稱 國有太恤不許上十京徒在釜山之  
領心事伏乞 慈察吾五岳諸彦各各無恙獨允西笑  
丁未臘月念八日迁寢矣予今年七十三逐日老衰猶  
殘花待風只以再不拜 慈顏爲遺憾而已瞻戀之餘  
奉書以問安仍賦禪詩一章聊代面餘爲大法自愛自  
壽保畜不宣頓首

別來屈指五年強不拜慈顏碎跌腸瞻戀心情閑妄想  
夢爲胡蝶達禪床

正官前南禪玄菟

副官柳川平景直恐懼謹合奉



呂慶丁三位大人閣下丁未應使命之選遠涉險隘  
之勞別後思慕在于茲耳惟時花謝綠暗不知起居康  
寧也否予亦今茲奉謝使之命超海而不許上京在釜  
山故不能再面遺憾遺憾餘期後音恐惶頓首不宣

巳酉復四月日

宣慰使大人閣下余先是巳丑奉吾國命超海之日  
李老大人受宣慰之選而自釜山至京城辱視余  
猶朋友余亦視閣老猶師父至今未忘其厚意爾余  
下月求仙策記閣老乃製以賜之余歸後裝幅而掛  
著壁上起居讀以消遣世慮矣今也閣下亦視余猶  
閣老視余余亦視閣下猶視閣老實是宿緣所感

乎仰真閣下製酌菴記賜之則畫錦未爲榮焉余生  
于陋邦天父丁酉乃是皇明嘉靖年中也如今暮年  
縮于七十又三合丁酉兩字自号酌菴閣下記以  
賜則齋之歸又幅而掛著壁上以與閣老仙巢記二  
難并見者寔老後一快意也頓首

亦復拜啓余陋邦筭前州博多縣扶桑最初禪窟安  
國山聖福禪寺僧也對馬嶋前太守義調好學志道聞  
其風適避筭之亂去寓居對馬後亦豐臣大閣秀吉命  
兩國通文之事不得退歸留滯者有年于茲全非對馬  
人也歸便將投老於舊寺者必矣是故對馬是非得失  
概不關我事真記中一切除對馬之事則足矣今付誤



舌不宣頓首 四月十五日

仙巢老釋伏謝斗峯老爺閣下余奉使命超海者數  
回始于庚辰終于己酉惟時閣下稱國有大恤天使疊  
到不許上京故不得奉拜龍顏以為遺憾狀客裡每  
對床一觴一詠不知老將至矣吁閣下之於余其恩也  
泰山讓高其義也巨海讓深豈可忘之乎仍臨行賦一  
絕以奉留別伏乞 笑擲  
唱和幾回吟撚髭臨行一句更酬知君看甚矣吾衰也  
生別今應死別時  
仁愛恩高幾九阜布帆明月泛烟濤東溟北海百千里  
別後應憐夢蝶勞 右共二首

聖福寺住院拙語龔錄呈

諸大老師法座下 伏乞 慈悲改正 東軒玄蘊九題

指門 高高峯頂自浪滔天 驟步 截斷衆流看

門繫東吳萬里船 唱一唱

佛殿

南無幻住古佛出現濁惡世中分身千百億舉坐具一  
樹梅花一放翁

土地

護法護人其直如矢不見道麼吾自得子路惡聲不入  
耳

祖師



吾東軒長老 指祖師 汝西來老胡傾蓋如故回 不

丈室

吾這室內團蒲日閑 以竹篔作掀簾勢 踈簾看雪捲深

戶映花關

拈帽

去年梅今歲柳一氣轉洪鈞 舉帽 看看如雷破蟄何草

不春

山門疏

枯樹老僧山門境致典刑猶存 舉疏 言語載道之器

諸山疏

黃金一諾自壁連城盡善盡美一種波瀾富一種假煉

精

拈衣

此是天目山中獅子岩下中峯普應國師一領伽梨黃

梅夜半有餘讓大庾嶺頭不足爭望則千鈞重就則一

縷輕因甚麼落不肖孫蘊上坐手 搭起 只恐被人呼著

獅子皮作野干鳴

登座

倒騎獅子座踳跳上須彌燈王佛 薄 駟馬難追

祝香

以華召萃以夷召夷 八荒同軌

從邑至邑從國至國 萬邦服風



瞻德被九九州

况齡祝萬萬歲

檀香

荊國公雖為菩薩宰相

終吟霜松雪竹於半山

司馬光呼之藥師如來而劑人蔘甘草於洛社

觀彼久遠 猶如今日

本州太守 大友

愛新豐樹色 慕寬仁大度之沛公

稱毘盧檀那 配佛心天子之梁武 所祈

運籌決勝 建寺度僧

同毛利相公頃日賜大內嗣儲之印章

難五千兵書 竿蔗氏出現于中國

磨吹毛利劍 珊瑚枝撐著于廣寒

祝回大內牡丹春 以割一片鶻喙耳

嗣香

古云嗣法有三如火真金如歲寒松柏如春風楊柳

山野不免燒這爛枯薪穿却 前任當山後任南禪兼

高原湖心老漢鼻孔 以香敲爐 父子不傳真妙訣棒頭

敲出玉麒麟

釣語

第一義諦金槌光寒難為下嘴八角通紅鐵彈丸 叅

提綱

豎拂子 師子岩中師子 文彩已彰



其踞地也 嫌濟水下唱而猶鈍痴

其出窟也 笑端師作舞而却佯狂

哮吼一聲壁立千尋 隨處裂野于腦

奮迅三昧清風萬里 舉世稱獸中王

不啻伍于滂山一頭牛 誰道楚存凡亡

為舜徒于石霜三角虎 不論魯得齊強

七穿八穴 百了千當

滅穀雖異 共是亡羊

淨裸裸 露堂堂

拈杖言未訖百億毛頭七佛師出現曰今日開堂只須

祝睿筭於無疆若又不然雲中維有金毛現正眼觀時

不吉祥 卓一下

自叙

虫臂鼠肝 蜂腰鶴膝

魚魯難辨 眼朦朧而有花

兎烏推遷 胸磊隗而生芥 忸怩忸怩

拈提

記得三聖云我逢人則出出則不為人與化云我逢人

則不出出則便為人咄箇二大老阿魏水銀山僧不與

麼一弗 毀譽不動東魯西秦

當晚小參鈞語

祖意教意全無兩般會麼月移花影上欄干 參



提綱

拈杖乾坤之內宇宙之間有一个無面目漢其形崢嶸而瘦其面黧皴而黑朝入伽藍暮成正覺不後前釋迦夜上兜率晝降闍浮不先後彌勒禪本不叅道本不成無求安居無求飽食不知陰陽變遷何管無常迅速一朝入吾室請掛錫於吾側山野托開云不干吾事何況今夜更設一家宴欲勞大衆入吾至者有清風對吾飲者有明月各使仲山甫補職去汝無佛處急走過有佛處住不得於是這漢著草鞋背却法堂云無無即出去不復與言 卓一下拄杖叉手 山野高聲呼曰如是如是萬言萬當不如一默

自叙

未知一丁 錯呼長老

叨據獅座 取衛侯鶴乘軒之嘲

欲卜菟裘 有田子馬放野之嘆 衆慈亮察

捨謝

智度論云須彌山高三百三十六萬里四寶所成東面黃金西面白銀南面瑠璃北面頗梨今顧吾山僧寶人入个个隋珠而和璧也雖云彼四寶所成只是一土塊耳烏乎盛乎哉

拈提

記得德山小叅不答話者三十棒時有僧出師便劈脊



棒大小德山斫額留項山僧今夜若有問話者只對他  
道一弗明珠生老蚌久立珍重

翌月祖塔拈香

大日本國關西路筑之前州扶桑最初禪窟安國山聖  
福禪寺翌且隨例卒闔山大眾拜謁開山千光古佛  
塔下虔備香華燈燭茶菓珍羞諷演無爲心佛所說無  
上神咒之次仍唱伽陀一章以酬慈蔭云

龍淵深處老黃龍紺殿緇廬樓閣重天下禪徒蠅附驥  
先從隗始佛心宗

退院上堂索話

天地萬物逆旅光陰百代過客亂道好不亂道也好好如

來常住無有變易 叅

自叙

如聾如啞有似羣巖會上聲聞

無說無言豈同毘耶城裡居士

自非四眾庇蔭安持千鈞大法 慚愧慚愧

衆慈賜恕仍賦伽陀一篇以擬歸去來引云

短身勃窣衆皆輕薄福住山山亦傾拄杖歸去來兮無

一物同行拄杖晉淵明

右建仁春澤和尚作

扶桑最初禪窟安國山聖福禪寺

山門 欽奉 大祖越征夷大將軍鈞命敦請 前



願景轍禪師任持本寺爲國開堂演法祝贊 皇圖萬  
安者 右伏以正法流通臨濟留真於安國方丈詞源  
廣大幻住贈偈於高廉藩王之曰宗師典刑耐稱後學  
標準 共惟 新命堂上景轍大禪師胸涵千古眼  
蓋九州 中峯禪林自眉規矩可則了菴行天素月光  
境共忘擊鼓輪百里之雷剔灯聽十年之雨異代同稱  
東坡老人翰林公不孤有隣西山之入勝王閣仰山作  
獅子吼濁世現鳥跋屢爲法忘軀從師學道溫公起洛  
蜀公起蜀賢才爭來武帝好義文帝好文

聖運益成謹疏

今日月疏

知事毘丘

頭首比丘

勤舊毘丘

西堂比丘

前建仁永恩

自讚

我相非非相這个作麼生

灑

繪瀑者不繪其聲

有一比丘命画工繪予枯容請讚讚以應焉

慶長戊申南呂如意寶珠日

大明萬曆甲午勅賜日本本光禮自前南禪玄蘓自題

辭世偈

慶長十六年辛亥十月二十二日

七十五年本光洞然今日吹滅這瞎驢邊

唱

的傳宗派日子

師諱玄蘓字景轍嗣前南禪湖心昇昇嗣一華由由嗣  
玄室圭圭嗣通籌勝勝嗣大用碩碩嗣高陽項項嗣王



澗琛琛嗣了菴悟悟嗣遠溪雄雄嗣大光佛慈圓照廣  
慧禪師中峯普應國師

大明萬曆皇帝特賜日本本光禪師號并蜀錦伽梨之

日 兵部尚書奉 命劄付曰

兵部為欽奉

聖諭事照得頃日因關自具表乞討

皇上嘉其恭順 特准封為日本國王已足以遠慰內

附之誠永堅外藩之願矣但關自既受

皇上錫封則行長諸人即為

天朝臣子似應酌議量授官職令彼共戴

天恩永為臣屬恭候

命下將僧玄蘇授日本禪師官職以示獎勵合給劄

為此合劄本官遵照劄內事理永堅恭順輔導國王

怡遵

天朝約束不得別有他求不得再犯朝鮮不得擾掠沿

海各保職位共享太平一有背違

王章不宥須至劄付者

右劄付日本本光禪師玄蘇准此

萬曆貳拾參年二月 卯 日給

劄付 此下有青墨印其次書判此紙亦  
四面共以青墨有雲形之繪飾

仙巢記

含真葆素學修藏卜築叢林構草堂遠徑棠陰翻貝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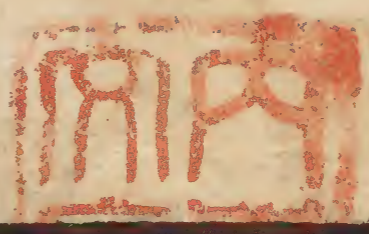
迎軒煙水駕慈航五障破除凡業了六根清淨世情忘  
長嘯一聲天地闊白雲明月自茫茫  
萬曆癸巳秋七月遊擊徐一貫題

仙巢稿卷之下終

玄方入師門最晚也到于對馬之鳴侍巾餅屢移年丁  
日請記錄師之所著述師曰吾壯歲遊洛學詩於五嶽  
二三尊宿然而其致服勤之久受潤削之益者是東山  
春澤大和尚也乞題所賦概有下批賜點間獲稱慶者  
哀垂八百餘首自以為榮矣掌任山之日豐之太守  
催箠之兵討太宰府其餘殃及冷身津吾山亦遇兵燹  
時先師遺稿文書共以散燼永為概爾後避亂寓止馬  
鳴豐臣太閤命以朝鮮通文之役國命難免終引  
朝鮮賀使入洛濡滯之間就東福熙春和尚乞得五十  
題旅寂之暇賦出以需慈斤和尚忝賜點者數首亦跋  
于尾見豐幸為證焉爾來所作文字無留稿小子平



三  
日  
三  
日  
三  
日



日隨於見聞所得記錄者不考年月之前後不擇題詠  
之巧拙集作二三冊私藏焉頃日馬鳴之任菴留首座  
遠問謫居來之次乞曰先師遺稿恐空墜散繕寫壽梓  
則不諸徒之幸也乎予以愧家醜之外揚不諾過月雖  
然乞猶未已於茲出以與之去

慶安歲集庚寅春二月日

小子規伯玄方記

慶安三  
寅  
稔重陽吉且  
雕  
二條通玉屋町村上平末寺





